

## 2023 年终总结

今年的年终总结居然从九月初就开始动笔了，真是奇妙。不过这样也好，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让我思考，又或者是在写完之后反复修改一些因情感与心境的变化而前后割裂的东西。今年大概会比去年稍微长些罢，尽管忧愁不再笼罩，希望也逐渐明朗，但——去年就在几乎同一行同样的位置写了——“人毕竟是一年比一年多愁善感的”。另外，今年也没有有些幼稚的小标题和听歌记录。强押的韵往往不惊艳，就像强求的感情往往不长久。因而倒不如都顺其自然。而又有些音乐，值得我用更大的篇幅来写，让我学会分清主次，并舍弃一些太难以表露的感受。

2022 年的结尾，我好像又提了很多问题。每年都是这样呢。这些问题，我也自然是一如既往地，留到文章的最后再去细细剖析，以求尽可能客观准确。

那么，让我们进入紫顶鹤的这一年罢。

一月，两次团建。二号的“死幻”与耶梦塔尔，二十五号的漓川怪谈簿与流浪地球。我一向喜欢与同学相约一起出游，尤其是在近半年压抑窒息的封锁和群体病痛之后就自然更甚。从心灵深处刺破的一呼一吸、从梦中的恍惚里忽而跃起的不成形的积雪、从半个多小时地铁里程的风尘中走来时穿着的那件大衣——它们构成了我走向清晨艾尚天地刺骨寒风中的苹果门店时耳机中婉转的歌声。那流转至今的音乐歌颂着虚幻而事实上不可得的骤来的自由，也歌颂着我逐渐开始有所希望有所追求的一年。

震撼与烧脑之余，我的那篇“死幻”游后感也很快写成。“我们曾无数次想要从河流溯洄，只乞求到达那一个虚无缥缈的彼岸。”这是错乱而破碎的时空的写照，又何尝不是那段时光的写照。叙述性诡计、人与人的共鸣、民族矛盾的政治原理、“期待新的篇章在时间的下一次碰撞中被翻开”的人生观……从现在回首，我竟有些感谢我自己谈论过这些话题。那是我思想逐渐愤慨的日子，那是我价值逐渐激进的日子。且看接下来的四五个月会有多少文章泉涌而出罢。而现在思想温和得多的我会想：那样的表达欲，许久都不会再有了。但至少，我明白温和不意味着低头，那“在翻涌的怒涛中破浪而行的视线”也终究能直视前方的黎明。

差点忘了，那还是一个难忘的生日。“所幸旅途终有岸，风景或阑珊，惟吾心若明灯耳。”我应允思绪翻飞入智识的壮美空域，击落由张牙舞爪的“大厦上的乌云”把控的氤氲雾团。我当然知道那是渺小的，配不上我们的“朱砂轻点”，撑不到我们的“各有明天”。但我又清楚看见那雾气缭绕间“十五岁已造出的一轮弯月”，黯淡，瘦弱得像太阳营养不良的私生子，却终不轻易坠毁落地。那或许也正是我愿搭乘的“重待弯月”所作的“天舟”。

那个我才第一次真正尝试做语奥题。语言学是无比奇妙的，过于博大精深，以至于虽然我已读了十几本书，却也根本算不上入了门。但至少，我得以在做那些如在被镊子钳制的睡梦里探触牛蛙肋骨一样有趣的题目时，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之一。那不如就多试试？万一就有结果呢。那会儿我每做一道题还会沾沾自喜地拍照，即便是只拿了 8 分的西夏文。现在的我翻看着手机里那些照片，看见那些并不算难的题目我还菜菜地写下混乱的笔记和不知所云的答案，的确是觉得有些好笑的。只是笑声萦绕的末尾，我又总是在刹那间看见现在的自己，于是又咧起嘴来，又湿了眼眶。

其实并没有真正流泪的。进入 2023，似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哭得少了很多，也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但我知道《石榴》里的某句“泪水结晶，眼角霜寒，点亮永夜的梦想之城”大概率是当时为了押韵写出来骗人的。情绪刹不住只会第二天早上醒来满眼的污垢，什么也看不清楚，像乌云与弯月交叉护佑的雾。若是真要说有什么“梦想之城”，我想点亮那种地方也是万万不能靠自我感动的泪水的。于是，我就返回那张狭小的书桌，打算就靠着那

一道道从世界各地的多彩语言里凝结出来的题目了。而在第一次满分做出一道 IOL 数字题后，我又猛然被自己击中——这样在冰天雪地的温室里凝结生长的冰晶，又何尝不是破开大棚的塑料隔热膜与眼镜片上的雾气以通往那座城的一把利刃呢。

二月，最想记住的大概是我的两篇歌词。如果说我在《余忆如歌》中谱写的是一种封存记忆的释怀，那《二百二十》中的就是一种从始至终无法抹除的执念了——又或者用我反反复复说了大半年的那个词会更贴切——无始无终无法抹除的执念。“看明月惊起飞鸢，接着山林都寂静如故；独钓清芳于此间，明知此行再没有归途。”我似乎已完全认定，与黄色蜜蜂的一切和好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不再能哪怕只是触碰了。“山林”因而是寂静的，又或者，像东流荒山里那些货真价实的林木一样，因无从所知的什么而成了寂静的。而我无力弥补，不敢弥补，只是“独钓”——连“千万孤独”的孤舟蓑笠翁都至少是在冰湖里钓，我却成心逆反地找了个山林。于是这里只有鸟儿——正是因为无比的敏感、难填的不安全感、无解的失望与不死的希望，它们能被静静升起的明月惊飞。“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那些真正在“进取”中如自戳双目一般迷失的人，看见这月惊鸟起的情景，或许还会感到一丝宁静。而内心过分煎熬的人，纵有凌云之志，却也总是困于难进难退的乍阴乍阳，于无尽感怀间“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于是我改换面貌，停止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虚幻的掌控者与所有者言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可我不知道的是，以我的自傲，又有谁配做我的王呢。

更可叹的是，上面那一大段的五百多个字，解释的也不过是那首《二百二十》里我迄今为止唯一公开过的两句话，原句尚不足四十个字。因而读者大概也可以想象，我在含着心中一切失望与希望的叠加波写下这篇歌词时，又想起了多少往事，安插了多少象征，高举起多少隐秘的伏笔，埋藏了多少真情的旗帜。我又多希望，那样的一段无始无终，能就此结束于“二百二十”呢。但无论如何，现在的我当然知道，它后来结束在了“二百八十三”，结束在了“海洋一样的星星与猫瞳一样的月”。而那或许就是四月才需要提起的故事了。

盐水鸭在课上分析了合肥演讲事件后，我似乎心中有很多所感，竟写成了六千字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这是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量长文充盈 QQ 空间的伊始。其实我的逻辑思维是十分堪忧的：我时常想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又或者是根本构不成论述关系。可我又偏偏有太多话想说，于是语句又一个接一个地喷涌而出。我可以从平凡的事件一路说到法治社会、公权力运行和教育的意义，也可以就一段传说抒发对人性和人道的期盼。可我总是隐隐中感觉到一些什么，一些能彻底击破或磨平我所有幻想中笔锋的东西。我去考了场托福，收获了史上最低分，又“满载而归”。读着那天在常州的酒店写出的《关于那抹绿影》，我明白了是什么在击破，是什么在磨平。那其实只是因为——无人会聆听我的论述，无人会记住我的故事。

于是只是反反复复咀嚼着博尔赫斯的那句诗：

“我瞅着最后的落日，听到最后的鸟鸣。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

可我又当真什么都留不下吗？

三月，在外语节的华丽光幕下，两场战斗一般的坚持合二为一。那时的我还顺带着被困在语奥初赛和公关事务的繁杂中，更为了我糟糕的两位数托福成绩愁眉不展。但我还是与朋友们一起继续参加着导演组，继续一遍遍修改剧本——一直改了十二稿，继续与捧着电脑的猫老师和章鱼老师一起反复打磨着走场，继续为了歌曲中的气息和语气练到沙哑。

我早已不知怎样来记述那一次外语节，而仅用平实而未经记忆改造的文字了。因而我的描述，或许与现实严重不符。但无所谓，这只是我的年终总结。较小的那场战斗，是三月十号，某个平静的周五，发生的些许小事。于八号晚上才决定放下主创组内部矛盾团结

排练的我们，第二天就被饲养员老师的“规定”迎头痛击。我们由音乐剧《悲惨世界》改编的剧目被算作了歌舞，因而时限只有五分钟，比我们本该有的七分钟大大减少。而如果要规避这样的分类，就只能把演唱时间压缩到10%以下——而一段仅仅多于10%演唱部分的表演就会被校方算作歌舞，这于情于理都是荒谬的。

至少这次，我们班展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团结。首先是主创组内部迅速统一了意见：一定要和饲养员亲自交涉。很快地，我们也说服到了班上同学的支持，并确定了方案。那天晚上章鱼老师在网络上宣传，无数的同学也都在帮助转发。而我满腔热血地撰写着提纲，尚未意识到这件事多么困难。

第二天我便哑然失笑了。根据计算，我在午自习前一共只有68分钟的时间来与各班达成一致，说服他们在信上签字。而各班情况与考量之复杂，也就同时决定了要说服所有班级万不可能。于是我们很快靠着传来传去的草稿纸确定了最优方案：仔细分析每个班的利益诉求，找到最可能支持我们的，按顺序由章鱼老师和我分两路各自说服。下课铃响，我便颤抖着夹着那个硕大的蓝色文件夹，走出了门。

起初的工作是顺利的。我几乎没开始摆出观点，就获得了两个邻班的支持。可接下来却屡屡受挫。此时一个课间已过，我尽力将满足感塞回挣扎着担忧着的内心里，回去上课。

下个课间，出乎意料的是——蓝蚂蚱老师竟来了。我问她可否愿意陪我一起游说。她说，当然。于是我怀着不知该怎样表达的、近乎仰慕的感激，同她上了楼。蚂蚱的表达能力自然是远胜于我的。进展愈加顺利。同时，即便是在与拒绝签字的班级沟通的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的交织也愈加启发了我：的确，每个班级在此刻，都为了自己的班级利益而无比真诚地努力。尽管如此，当我看见有即便原先排练歌舞的班级也放下排名竞争的考量，同意签字的时候，我毕竟还是难以抑制那超越班集体的感动。而我们都会永远铭记的是，签字的五个班级都放下了很多很多，才真正带给了我们这样的一次论辩的机会、一次观念的洗礼、一次深震人心的感动。

几个课间眨眼般地过去了。我与二班的两位同学一起登上五楼。蚂蚱碍于身份终究没有去。章鱼由于前一天才和老师交谈了很久，决定过二十分钟再进去以避嫌。于是我便开口，从未像那样流利，从未像那样由惊人的冷静一步步说到手脚冰凉的激动。而后，章鱼进入，我们继续一条条地梳理，一声声地呼吁。

结果倒是毫无悬念的。对饲养员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改变的机会。因而我们就在薛老师的劝导下退出。我的心绪抵御住了一次次强硬而偏执的否定、一遍遍无用试探的尽毁，但终没有抵御住薛老师近乎无奈的安慰。我第一个哭了——在一个男生和另外一众女生之前。我面对墙角，用细细数点墙砖纹路的方式，试图压抑哭声。那方法是我所经常用的，但屡屡无用。哭声终究还是泻出，像变声了还假装婴儿的凄厉啼鸣。

我们走下楼，和薛老师一起坐进地下室。而后汪同学也进来。我和章鱼呆坐在阴暗而老旧的长桌一角流泪不止。大西洋和省略号来来回回去卫生间扯了好多卷纸，大部分用来与我的鼻涕作斗争而不可堪大用了。再然后薛老师安慰了好久好久，狒狒借走了我的提纲，剩下的人都回去上课了。我就一个人在操场上，迎着、而后背着、而后又迎着阳光，交叠出一圈圈的破涕为笑。那刻，两个班的大屏上大概都正放着荒岛求生的某人高声喊着“Wilson！”的画面。而那椰子就不发一言慢慢漂远。

我竟毫不犹豫地用“不发一言”来形容一只椰子。

所以那天之后的时间我就真的不发一言了。我沉默地和蚂蚱又散了好久的步。我呆滞地躺在体育馆二楼的垫子上看着同学们继续排练。我不语而只是微笑地看见盐水鸭在远处一瞬间竖了个大拇指，靠近了也不再多说此事，我也只是点头和摇头来回应。我回到家，忘了吃没吃饭，反正扔下书包、换了衣服、拿上钥匙，就又冲出了家门，从六点走到

十点半。自南外校门，到紫峰大厦，到湖南路，再折返玄武门，而后顺时针绕玄武湖一圈，再回南外校门，合计约十四公里。我几乎再未走过那样远的距离。那天我竟毫无倦意——或许是失望、委屈、感激与自责，早已决绝得近乎癫狂。

而第二场则将这微不足道的第一场彻底涵盖于其中。那是我们整个班级三周以来夜以继日排练作品的战役，是血与凝固的咖啡泼成的画作，是“你临死前最后一次高举它挥舞它想让它再多挺立哪怕半秒”的那面红旗，是“晚星光被寒风吹残”时另一抹万幸的光。那次外语节让我从此爱上了《悲惨世界》这部作品，先是音乐剧，而后是原著。它让我看见，一个警探坚守信条的崩塌、一个少女如鲸垂白沙般漫长的死去、一个罪犯如蝶破雪茧般漫长的新生。它还让我看见，一对真爱，如何超越阶级与命运、生死与存亡、家庭与责任、机缘与分合，终归于至高的和鸣。它更告诉我，安灼拉会永远存在，公白飞会永远存在，马吕斯会永远存在，伽弗洛什、爱潘妮、格朗泰尔……会永远存在。他们“抬头看向满天繁星，‘眼睛’都变得不再尖锐，星月交织着在死一般的后半夜点燃如歌的新生命”。

不过“眼睛”终究还未钝。我们被有意安排到了第三名而无缘全校公演。我想，这星光未显的，又的确确实还正处前半夜了。只是，那我便睡吗？那我便安眠吗？我看见章鱼是未曾屈服的，蚂蚱是未曾屈服的……我们都尚愿重新挺立。因而我便也无眠。此时我又再次回想起那个三月，无比偏激的自己所写下的字字入心的话语——它们虽不实却终究有情：

“你会加入这长征，还是目送着我们？街垒前方硝烟弥漫，谁会迎来新人生？用点亮微光的爱，照耀世界的悲惨。长夜难明亦有尽时，见明日来。”

“庆幸已逝者的巍然挺立，留住将死者的真切呼喊，期待未生者的天翻地覆。”

“于是有人仍在提笔，许天光于沧海尽蓝日。”

我想，我终究并不该求天光如何反射，而是该靠自己的足迹一年又一年地走下去，照见属于我们所有人的那个“慷慨明璨时”。

四月，APLO 的摘银和杂文机关枪般的产出，愈发坚定了我曾未决的意志。

语奥晋级决赛后，我依旧对自己的实力不甚自信。对了，三月没说完的话是，我在演出完的第二天速通了亚太语言学奥赛（APLO）中国参赛资格的选拔，而后便发了烧。烧得迷迷糊糊的某个夜晚，我转醒，看见我拿了南外第一。不确定，再睡会儿。早上我便确认了这是事实。好罢，或许我的水平还不至于太菜。那便去比罢。

当然在年末写这篇总结的时候回望，那时我的语奥水平又确实是“烂得有些可爱”的。但我十分撞运气地碰到了三道句法题。剩下的两道题里，配对做出来了，数字则完全不会。大约四个多小时我确信写完了所有写得出来的部分，而后便带着“反正只是来玩，做成这样也足够了”的心态，释然地吃起了我的“下午茶”面包。那天晚上我和章鱼一起吃了米线，逛了逛新华书店，而后在例行的升学焦虑后分别。

两周后放榜，我拿到了 56.5 分，全国第二获银，仅次于社长 xhy。出乎意料的是我前两题都拿了不错的分数，第一题还是最佳解，可惜 APLO 不设此奖。四、五两题则都只拿到一小半的分——事后我总结原因，纯粹是我的推理能力太过薄弱，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猜了个规律就再未多想。而第三题数字题只拿了 3 分，则坚定了我必须好好练习各种题型的想法。毕竟，我早在一月的生日愿望里，就有了一个想去保加利亚看看的目标啊。

要在两次“坚定”的中间插一句的是，我终于与黄色蜜蜂和好了。蜜蜂变了又似乎没变，我也一样。历经二百八十三天从气愤、委屈，到怅惘、感伤，再到遗憾、悔恨的漫长心路，我们似乎近乎同时地不再能走下去了。因而我们便一起吃了饭，之后竟就这么轻易地重新做回了那样的挚友。毕竟到了今年的四月，比起对自己的担忧与在意，我对我在乎的众人的担忧与在意已经占到更多了。同样是因为如此，我文字中的锋芒也更多指向社

会，而不再是曾令我彷徨终日、逡巡不安的那些“爱情与友情”之类了。的确，我对曾与我关系或好或不坏的人们，总是不该再带有那么多由委屈与悔恨强扭成的恶意了。

于是我的文字就开始：写安德罗波夫，写中国教育体系，写人文精神，写我对世界“无可止”地爱、“无可求”其恨。我可以像初三那样写三千字的信批驳一位朋友，却无法哪怕一次丢去我近乎病态的怜爱与休戚与共的决意去“酣畅淋漓地恨这世界”。我可以在颤动的笔墨与心跳间疾呼着：“呜呼！这样的践踏，实已将中国青年的血肉都踩得迸溅一地，连骨头也都碎裂而残破地耷拉在尘土里了。”而当我亲身凝视那尘土中的血、含泪的古原，拂去时间的黄沙后，看见的却还是对这片土地更加热切的期望与祝愿。我高呼“中国青年需要配得上他们尊严的教育。‘从来如此’并不是拒不改进的理由。有些人亏欠自己的下一代，已经太久了。”那毕竟是我在目睹如此多人性的恶劣、逐利的两败俱伤、愚蠢带来的苦痛之后，还坚信着中国青年终究配得上一个一定会到来的美好社会，而绝非“劣根性”或“奴性”的支配对象。我坚定地认为三千年的儒教压迫之下依旧有黄河之水冲不走的人文精神正高舞，三百年的剪发留辫之后还会有春风吹生出一代代愈加不凡的新青年。我，一个平凡的人，尽管懦弱且常常逃避，却终究愈加坚定了要用文字去做这样的青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的，更不知道是否这个途径本身就不正确。但我只是坚定，只是无悔。于是我更加确认了我在二月那一节里说的话：以我的自傲，并没有谁是配作“我的王”的。因而，我们各自成为自己的君王，一起播撒明日的自由之花罢。

四月还有剩下的一些事，比如河虾与狗与江边的紫金草；比如未完的无否定的语言学历险故事；比如和群友们一起看的《铃芽之旅》；比如在物理实验室和天台十分欢快的语奥课；比如特别重要也特别令人伤感的分班。那时的我会想，虽然我无比坚定的两个事物都还不那么近到可以触摸，虽然我的精神状态愈加不稳定，但我有那样多那样好的朋友啊：“毕竟章鱼的步伐总是不那么急促而那么优雅，毕竟猫和蚂蚱都在用近乎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毕竟群友们还正看着我的每一次动态发癫”。因而我即便近乎失忆且失神，即便再也不交作业再也不背书，终究是过了下去。现在整理，比那些高不可攀的虚浮文章切实一点的，我更个人化的散文，也还是有一些的。那时的我其实也在说：“我要让匆匆离别之人在合照里不灭，在记忆里长存”；那时的我计划写一整部音乐剧来纪念我永远珍视的高一三班，现在它也已完成了四分之三；那时的我一边复习 AP 一边惊恐地首阳而后在晕眩中默默承受它带给我成绩的崩塌；那时的我说：“无论如何，夜也是美的。一日的叶也有一夜的花。”

接下来，我就该让那“满园石榴”与“满树花火”，在白日也长久盛放了。

五月，大概可用三个词来描述：逃课、走圈、B 站。前两个词自然是完全融为一体：如果说外语节与饲养员交涉的巨大失败和对全班同学的巨大负罪感还没有完全让我回到致命的、混沌的、黑暗的、痛苦的另半个周期，如果说 APLO 和物理碗的成绩一把一把地试图把我拉回来一点，那五月初新冠首阳时艰难地考 AP 并彻底发挥失常，便真的把我拖回那个深渊了。那是怎样的心境？是我自初中的记忆开始可供追溯起就总是似乎逃脱了几个月却又终于回到的心境，是 2022 的年终总结里有话可说的那几个月的心境——相较起去年三月与去年八月的寥寥数语它们简直就像自焚般的刑场。在那刑场之中，神经突触是我的镣铐，搜寻到的记忆是入心的烈火，年终总结便是烧灼后壮丽的残迹。而今年我虽然总体上快乐了许多也看开了许多，但那些久久郁积于泪海的话题的独木舟、话题的沉积物、话题的锋刃林，又何尝不更是如此烧灼着呢。

因而我就来详细描述我十年半的校园生活里所能有的最摆烂的学习和最疯狂的逃课。有时我会和鱼腥草一起跑去体育馆三楼打羽毛球，又或者是在一楼玩笑般地挥舞着乒乓球拍。有时我会和某些群友躲到没有人找得到的地下室角落，然后再分别溜去操场走圈。我

向来不太爱和别人一起走圈——如果三五个人还好，两个人就该让我尤为不安了。或许是与某位不愿再回忆的旧友的经历所致罢。偶尔我也会去绷蜜蜂，但多半至少是在下课的时候，以及她生日时那一封不知所云的信。除了这些，我在课堂上又多半是睡着的了：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都可以睡；尤其是地理课，从来没醒过。那时候怎么这么能睡呢？时至今日我唯一的答案或许就是……清醒所带来的痛苦，或许太过沉重了罢。

当然五月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颓废度日。我毕竟还有 B 站。从五月的那几期 APLO 题目讲解的视频开始，我的粉丝数突然猛增，很快就翻了四五倍。这自然是我始料未及的。然而在欣喜之外，成就感却并不鲜明，反倒是惶恐更加突出。许多人指出我视频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在不断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发觉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约等于零。这样的处境着实是一种讽刺——但难道不也是唯一的解药吗。于是我只是查阅，只是求证，只是尽量“不出错”，只是“科普”。有时躺在床上我也会悲哀地想，为什么会有人看我的“低创视频”呢。后来我总会很快地翻过身，而后明白过来，关于语言、文化与思想，人类还有多少的路要走。

而我的路呢？

我该多看看书了罢。

六月，似乎已没有别的什么光彩的可以描述了。那就说说那些我曾自满着的东西罢。

一号我在饲养员的选修课上作了期末演讲，而后偷了两把零食，头也不回地与河虾和鱼腥草跑路了。二号我在英语课上又作了关于语音识别的演讲，而后提着行李箱，从盐水鸭那骗到出门条，又是头也不回地与章鱼、零与省略号跑路了。这一次是去杭州。我们在南京南站的候车厅吃着五十块一份的麦当劳某个十分知名的汉堡套餐——然后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出现在了令我感叹了好多声“真是太现代化了”的杭州东站。又一个小时后就到了荒郊野岭的酒店，领了队服和挂牌。再一个小时后我们就直接闪击了西湖。一切如梦一样迅速而近乎不真实。

而后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了。我们锐评某楼外楼分量又小龙井茶还不好喝，在没有人知道哪一座堤坝上拍着比湖光更值得铭记的合照，于深夜走了十里之后却只能“论雷峰塔的不开门”。再后来，灯火逐渐变成微弱的蜂鸣，夜色逐渐变成黏稠的糖果海，于是我们就被声与色侵吞，渐觉索然。于是又得知朋神和徐神在酒店打了好久的牌。于是我们也捻灭灯火，高声涂抹着它的残灰，尽兴而归。之后大抵还有凌晨一点的烧烤，第二天的《让子弹飞》，以及令人忍俊不禁的你画我猜……但已不必再用回忆这样沉重的词去装载了。因而我就让它们倾泻回夜夜美梦的尘埃中。

三号一大早是开幕式。至今不知为何，我们两个社恐一个伪社恐和一个“社恐密接”，居然大摇大摆地选在了第一排的位置。那里视野超级好——我当即给了全场一个自拍。遗憾的是，后来的我再去翻看，却除了徐神连一个我未来的队友都没有拍到。而这实际上引发了我无数奇幻的联想。当我和章鱼创到场前去冒昧地添加上外附中和星河湾社长微信的时候，她们的队友——江神或陈神——会不会刚刚好就在旁边呢？而那时并不认识的我们，就这样徒然地，并不认识？可若是这样，不就更让后面的认识显得如梦般奇幻了吗？梦。我连续三段的最后一句都还在止不住地提到这样的一次大梦。

之后的正式比赛，五个小时个人赛加三个小时团队赛，反倒没什么好记录的了。我对那道配对特别有自信。后来发现没分。我对那道句法特别有自信。后来发现做对不到一半。我对那道音系战术性放弃。我对两道送分题则绝望地开摆——果然甚至都扣了好几分。考完时我真的特别自信，因为如果前两题接近满分，进队应该就不是什么挑战了。而后当我知道我前两题只勉强水到十几分时——我真的进了队这件事，就显得更像一场梦。

了。当然我时至今日都还真的在做这场梦而非在三号上午的考场上流着口水揉着眼睛醒来。这毕竟是好事。

还有一些杂记，比如认识了那位今年年末 ed 录了康奈尔的化竞学长，比如听了徐神精彩的报告，比如找章鱼的挂牌差点没赶上大巴车，比如想去钱塘江边散步但最终居然去看了一场蜘蛛侠。无所谓了，也不必再写。再然后就是又吃了一顿杭州东的麦当劳，而后回到南京继续我们平淡的生活了。梦结束了罢。

我很快就知道了它远没有结束，至少不独结束于我。起初看到 ITCCC 面试邮件的并不是我本人。我英语课上本想打开手机偷偷欣赏刚刚更新的老菜的《Hamilton》中文译配最后一集，却看见徐神与严神不约而同地在给我和章鱼发“神”。我惊慌失措地打开邮箱，只看到 ITCCC 发来的面试通知。颇具呼应意味的是，那晚我玩崩铁时，贝洛伯格历史博物馆的活动也正让我去给希露瓦“面试”。那时我才猛然想起，我上午跟章鱼一起傻笑了半天，把看译配都给忘了。一天后我加了另十一位候选人的好友，与他们激烈地水群，同时骑车去江边带着些许迷茫地默默被蚊子咬。两天后我开着虚拟背景一本正经地和伊丽老师谈我对南外语言学社的发展规划。三天后考完史政生的我回到家中，刚好刷新出“恭喜你入选 IOL2023 中国国家代表队”的邮件通知。

让我有些错愕的是章鱼收到了拒信。还有另外三人。她显然是拒绝吐露她的悲伤的。但她去走了圈。自外语节之后我很清楚走圈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想对她说些什么，但终究连我自己都知道无济于事。我一向太敬佩她的学识或是风采了。这是真心话，可以写在年终总结里的那种。但我终没有料到她在这十二人中也不是排名靠前的那几个。我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配得上这封信了。于是想起那个周五的早上，阳光像吹起轻纱的薄风，章鱼看着照片上班斯科的雪山，对我说：“好他妈想去这里”。

现在我有资格去了。也只是我。

我想起了马吕斯的那首悲痛得让人近乎跪倒的《空桌椅》。在某个版本中，他唱一句喊着一个人的名字——那是街垒上牺牲的战友，更是之前好几年朝夕相处的手足。“安灼拉！”“格朗泰尔！”“公白飞！！”没有人再能回应他了。

于是他独自走向名为“生活”的另一个闪耀却致盲的梦。

七月，我终于明白了怎样炽烈地活着，又或是证明，我曾炽烈地存在过。

短暂的七天联合集训里我与日本、尼泊尔和哥伦比亚的朋友们研究了数字系统并作了报告。我紧张地在屏幕前读着稿，自己都快听不下去了。但群友却称赞“听到了夹在日式英语和印度英语之间的一股清流”。这让我首次意识到，尽管我一直觉得中国语奥与国际不接轨、差距太大，但在世界上也算是中上水平的那一批了。因而我还是应该对它更自信些的。当然，那时的我还并没有太在乎它的前途。那时的我也不知道那位满口片假名式英语的日本网友后来会拿世界第二。回到正题，正因为我不甚自信，因而便与乾队的三位队友商讨着我们再另外自己做题。于是便有了十多个小时的腾讯会议，以及其中十分精彩的讨论——我的思路从来都没有那样清洗过。尽管讨论的效率事实上并不高，但我已明显意识到了她们对问题的分析有多独到、逻辑有多精彩。我隐隐然就开始有了希望。

二十一号去上海某会展中心参加了 BW，集邮了各种原神 cos。那天下午刮起台风，暴雨从鞋底一路向上一路打湿到肩膀。我湿漉漉地坐地铁到静安寺和队友们第一次线下聚会。火锅很好吃。我们的 ISFJ 领队驴驴也是真的社恐。所以第二天集合的最开始，我们还是几乎都不说话，说的也只是“你好”“你是谁”之类。真正“破冰”的却是驴驴坐下来就打开电脑，给我们看的一些分数，以及批卷时的梗图。这当然是引发了爆发式的讨论：谁谁谁第一题满分，谁谁谁只有三分（比如我）……不过我就算学术水平堪忧，至少还算会营造气氛——比如驴驴最绷不住的那张梗图：团队赛填空题我所写的“玩原神的权利”。而后我们便

真的活跃起来了。可以说，那时的我们即便社恐，也是不愿社恐也不敢社恐的，因为我们都太喜欢也太期待这次的旅程了，因而和旅程中的“旅伴”，也自然真心愿意交流。于是难以置信的事出现了：我和苏神两位纯纯的i人居然主动一起看《悲惨世界》音乐剧——当然，更真实的情况是她在卷艺术史，而我像在南外劝针织帽或鱿鱼一般如常劝她“休息一下”。虽然最后我们都双眼干涩然后决定入睡，但那真的称得上是一种有些魔幻的“社交属性大爆发”了。

转醒后我恶补了一本六十多页的保加利亚语语法，当然一下飞机就忘光了。而后就下了飞机，入了境。看见太阳升起时，我写“你看海天一线，那丝线就缢死了黄昏；让白昼滑向黑夜，是时间在世间的长征”。之后坐地铁参观了索菲亚市中心的古建筑，回机场与陈神会合，坐大巴前往班斯科。那些建筑中令人记忆犹新的大概是红军雕像，九十年代之后它们被年轻人兴奋地喷涂上一层又一层宣告自由的涂鸦。年末我欲回顾，只是得知它们就在我们走后不久很快拆除了。于是我在未完的游记中写“齿轮在最后一番喧嚣后散落于静静的山河间，看机器如故，听轰鸣无改”。

中国队的酒店被“Last minute change”到了 Rothmans，一处没有空调，甚至“人迹罕至”的小酒店。当然后来那里会成为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场所之一——那是后话。住在 Rothmans，却并不妨碍我们去最大的酒店 Gardenia，和其他国家的队员们一起聊天或是打牌。我在 Gardenia 前台曾买了一瓶可乐，然而既没有带现金，信用卡也刷不上。而那出乎意料的友善便出现，前台直接说把可乐送给了我。我不胜惶恐。于是我带着那瓶可乐回到大沙发旁和他们玩“小猫钓鱼”“八十点”和最有趣的“Mau”。

Mau 是德国队的冠兄带来的扑克牌游戏。值得一提的是我不能在这篇文章里——或是任何地方——透露它的规则。但我不得不说它真的特别好玩，以至于我们连续四五天沉迷于其中。若有看到这篇年终总结的朋友想玩 Mau 亦或是 UNO Flip（我在运动会后已经狠狠地 and 所有人安利了它）和 UNO Flex（国内无售），那我不得不说，我一定一定是比你更想玩的。如果说 Flip 是最简单的一个，是“娱乐局”“开胃菜”，那剩下两个就真有一种逻辑推理的烧脑之美了。个人赛的前一晚，驴驴与我们走在夜晚繁星初显的小路，便如是说：“明天做题的时候，不妨就想象你是在玩 Mau 好了。当你每写下一个字，想象冠兄就在和你一起玩，他会对你说什么。就这样，放平心态，好好玩吧。”

开幕式和文化遗产参观很快结束，一瞬间就到二十五日上午六个小时的个人赛拉锯战了。赛场——在 30°C+ 的天气里——没有空调。十分明智的我自己带了两瓶 500ml 的水，加上主办方发的 1000ml，这才勉强够喝，还得精打细算。拆开信封的我小口抿着水，扫了一眼五道题目——好的，基本上是四道句法与一道数字。于是我按照 2、1、3、5、4 的顺序做，四个多小时后，惊喜地发现每道题居然都能写出点东西了。于是我又用了大约半小时好好优化最有信心的第四第五题并誊抄，最后用剩下的时间沉着地吃起所发的零食。配着最后一口水，我吃饱喝足，六个小时已到，那便交卷。

二十七日的团队赛与之相比，就更是主打一个吃吃喝喝了。只不过，大概是我们四个比较年轻的乾队队员，一边叽叽喳喳地聊天，一边吃着零食。那大概是我时至今日所身处过最最融洽的团队气氛了。我作为队长一开始分工策略出现失误，让大家一起从最开始的第 57 页开始讨论。但花十分钟弄清楚题目结构后，便迅速纠正，而后我们便以“放弃第 57 页，58-61 一人一页”的策略做了起来。三个小时后我们汇总好思路，一起攻克最开始的第 57 页。最后的十几分钟，答案也已写完，我们便延续发卷前的谈天说地，只不过融合进了这份卷子里的梗：“半咸水”“大竹子”……那时调侃着半咸水的我们自然尚未想到，半年后我们都无比狂热地投入心血举办的那个比赛，居然就会被我们叫做“半咸水”。

比起过早地就去提到那个人尽皆知的结果，我更想谈谈我们疯狂的熬夜。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熬，主要是驴驴、徐神、江神、苏神和我。如果考虑到江神主要在坐着睡觉，



那就是我们四个。我们的话题一开始都还算平常：校园生活、城市差异，以及万变不离其宗的升学焦虑。转折点是在团队赛的前一天晚上，驴驴说着说着语奥八卦，突然发问：“你们认为什么是喜欢、什么是恋爱？”高中牲很难定义什么是喜欢、什么是恋爱，而只剩混乱着冲突着矛盾着的观念（复数）了。唯一的初中牲坐着睡着了。因而我们陷入思考。（注：名词后面加（复数）是一个语奥题目格式的小小化用，无所谓了）

其实我早已忘了我们说过些什么了。但我知道我们提到了欣赏，提到了价值观，提到了前途。当然我们也提到了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我想我的确暴论：就是中国人落后的社会观念让我们无缘于自由、平等的恋爱与婚姻。后来大概又有新的暴论，说生育与性征的性质就决定了真正自由、平等的恋爱与婚姻无法存在。我后来就真的不记得了，也许是困得。但我真正意识到，我正与一群与我一样深入思考着的朋友深入思考着。或许我们本想教驴驴怎么追女生，而现在，的确是他正反过来教我们怎么思维这一世界。

反复熬到四五点去体会这般思索世界的享受之后，终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结果了。上午先拿到了第五题的最佳解题奖，和颁奖的不知道哪一位特别厉害的大佬十分梦幻地握了手。简单休整后，下午就是从荣誉提名倒序向金牌第一名一个个颁奖的死亡过程——很会营造气氛制造噱头，但也真的让人紧张得想昏过去。手脚冰凉了不知多久之后就在银牌的中段听到了我自己的名字，全部报完之后我数出来是第二十名。然后我就如失忆一般。团队奖的颁奖就更是近乎失忆。事后我的心情缓缓平复，才慢慢意识到那时候的激动感——大家发来拍摄的我与我的队友们的照片，我终于能够意识到，我们正身披国旗站在一直想要站上的地方。

晚上是各国队员们最后狂欢与分别的露天晚会。我们和驴驴窝在公园的一角吃着自助餐，另一位领队朝阳老师则在各处社交——其中不少是八年前上一次在保加利亚带队时她所结识的各国领队。后来她甚至拉来了锟神在卡梅的那位计算机老师，以及那位老师对卡梅的倾情推荐与宣传。当然当时的我还没有写作时这么深的升学焦虑，因而也只是一页页看着宣传册里面的黑色猫猫贴纸。好可爱的猫猫。

午夜时分，我们包车登上山顶看星星。这么说是相当不准确的：第一，车上还有澳大利亚队的一对小情侣，一个华裔一个韩裔；第二，山顶是上不去的，只是开了一个多小时到山腰的一处营地。但星星只是太美，虽然黯淡，却在你凝视它的过程中，越来越震人心魄。在我们曾拍摄的众多照片里，最让人怀念得流泪的大概是那一张：凌晨一点，两侧漆黑的山壁，中间长曝光下墨蓝的天空从山谷一直向上蔓延至身后；天穹上被一颗一颗纯粹的心愿所缀上的，叫作繁星。我究竟多热爱那在视力不甚适应时甚至不太可见的光点？回国的班机上，我们又聊了许久，关于没解出的题目，关于暂别语奥之后的未来，关于烧着烈火却暂时无觉知的另一片星空——属于我们的国度的星空。于是在又一次凝望中我得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至于我将全身心地凝望它，直至忘我地身处其中。

我大概对所有我亟待着去钻研与体会的事业都会如此地坚持。那毕竟是去年十一月所言的“望向世界的眼睛”；那毕竟是今年三月所言的“沧海尽蓝日”；那毕竟是我从未动摇的热爱。

八月，由于上着 997 的 SAT 课，其实并没有什么生活上可供记述的内容。我和猫老师、蚂蚱和另两位其他班同学日复一日地做着题，到了饭店就溜到新街口的各大商场聚餐。我于那时慢慢意识到凑凑火锅店的确是对我无比特别的地方：曾经只有很好的朋友，我才与他们一同来过。后来我们就一起去了，可惜蚂蚱去上课没有来，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它补上——一直等到十一月末我才终于有机会补上那顿凑凑。略去不谈。除了这样一群朋友，二十日语奥的“旧友”们来南京团建，我也同样与驴驴和苏神一起去了凑凑。那天

我们正继续着在保加利亚熬到凌晨五点所讨论的一个又一个话题。驴驴谈起他的干花、他的书信，我则在纠结中明白我永远不会有勇气寄出我的那一份。

那天的前一日是我和驴驴特种兵式前往上海团建——早八出发，晚九回；走向福州路麦当劳的过程中，我们两人的心跳一如那个沁满繁星的夜晚没穿羽绒服的瑟瑟发抖。于是就在其貌不扬的小店其貌不扬的一角，今年最后一次，再见到了我的三位队友，更已是我们的三位好友。我与江神决定再战一年。她们二位则打算明年去冬令营当助教。驴驴即将回哥大读研。于是我又想到坤队的那几位已快要申请。“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吗？在结果降临前我大概是永不会知道了的了。但至少，我愿再见证一次巴西利亚的星空。我期愿，更相信我会有这一个机会的罢。

在某个极其激动的《十面埋伏》的夜晚将终之时我就起飞去了吉隆坡。遗憾的是考SAT时发烧了擦着南外均分的边遗憾而归，于是不得不再战，于是学潜水的计划也泡汤。略去不谈。之后那十面埋伏的不安全感也就逐渐将我反噬——有太多可说，可惜又无法可说。又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好像浓墨重彩地写那个初三的暮春，写蜜蜂如何重组了我的希望，写我的感动与之后的委屈与遗憾……但，就像现在这样，我无法可说。于是我不再多言，又或是随便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散文。

现在我重新打开那些封装的不安。它们说，“但又真的能阻止这细雨，让水都回了天吗？”它们说，“能把路越走越开阔，又是一种何等的幸运呢。”它们最终把我一切的怅惘与怅惘后的领悟总结成：“人从镜子一样的曲调里找到自己，再借此来成为新的自己，而又不丢失自己的灵魂。”“In the middle of clear blue air, you've found your heart, but left a part of you behind.”它们说，“……A night bright as day……”

我唯独在《铃芽之旅》里见到过那样的白夜。而如今，我竟庆幸我离不开却也遇不见那样美的白夜了。

九月，唯一值得铭记的大概只有中秋一整天拉锯战的那场剧本杀《此时彼刻之人》了。遗憾的是它实在太严谨也太感人，因此我不敢剧透。那我还写什么呢？我良久无法下笔。最终我决定，还是回来谈谈《月与爱恨的协奏曲》里已经十分激动地聊过了的爱与恨。我向来是把爱看作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之一的：非亲友之爱无以立身成人，非男女之爱无以顺心遂意，非家国之爱无以奋勇前行。然而爱中又何尝不总是孕育着恨、恨中又何尝不总是孕育着爱呢。即便是我一直不屑的民族主义，不也有“爱此族”与“恨他族”的统一吗？当然，若要说是辩证统一肯定是抬举它了。但真正辩证统一之物同样是如此。对革命先烈来说，他们正是因为爱惜人民、爱惜被剥削被压迫者，才知道了怎样去憎恨“吃人”的阶级；而又是这种朴素却共通的“恨”，促成了解放区成千上万的百姓热爱新政权、投靠红军、参与革命。于此中，爱与恨虚假的合题是报复与杀戮，真正的合题却是扬升与解放。而这大概正是我们应当永远寻求的“奋勇前行”。因而我在那一篇里就写过：“我敬佩那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他们为了书写快乐的一生，竟有勇气将全世界铺洒作纸墨。可我更敬佩另一群人：他们书写的是这个世界。”

九月或许就真的没有其他太多了。在坐高铁去武汉办签证的旅途中看了德语音乐剧《蝴蝶梦》，在燃烧欲竭的大火中我只高呼“halt mich ganz fest”。于黑夜中令人无尽自哀的冰冷的梦，何时才能化作晶莹的蝶，舞我以翩跹的爱呢？总不能让那没有蝴蝶的无花世界里就真的只有无从生发的恨而没有爱罢。更进一步，当恨真的无从生发因而不再生发，于我的人性中，有还能省得下些什么呢？以异样的温顺换取不屑的讨喜感吗？还是我的躁动终究只剩下古井中亡魂升腾的余烟？我清楚听见丽贝卡闪着绿瞳的狡黠魂灵正看着那抹烟，试图逼我化作那抹烟。我只好说，我亲眼目睹了一切，我终究无法做到。

因而比起无底线的妥协，我终究是在与旧友走圈长谈之后，确信我还是该打碎一些老旧泛黄的“雕塑”了。这是失败的用典，因为雕塑好像不会泛黄，变黄的雕塑更有可能是长了一圈不知道什么品种的霉菌。无论如何我就试着回归那个自信而不被大洋彼岸的“新闻”所左右的自己、一个知道“Mrs. de Winter bin ich”的自己。

于是在无数个“扰我清梦”的二重梦境里我时常直接和间接地面对那在妖艳的火焰中渐渐枯焦萎缩下去的宅院——好一个充分佐证我已从中逃离的“二重证据法”。于是开始把无法直说的一段日子写得无比抽象，只让想看的人看懂。于是发现我想写给的人终究不想看。于是我继续单循着“我们就像夜空下的两支船。”

船用水波作橡皮擦，隐没书写者的一切笔迹。

十月，我的两大愿意记录下的“符号”难得地又全都只和学校有关了。

其一自然是社团。断断续续的十年老社南外语言学社，自六一开始，名义上就是以我为社长了。但我真正开始忙活，自然是从十月的招新前后才真正开始。那时我和群友商讨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活动：招新小题目、经验分享、随机礼品、获奖展示……海报展板上钉着一块银牌，“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当然我完全不敢这样说，因为严神和周神那天都来撑场子了。于是我觉得真实情况会更接近“那样子像一只社恐竭尽所能却只为求证自己不是废物”。好在我至少招到了四五十人。于是大家都还大体满意。

当然稍微亲近一些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我对于第一次活动时我自己的表现肯定毫不满意。今年说话最流利的时段大概就刚好是六月到九月——有幸与算得上是高强度社交的那一个暑假重合。到了十月，新学期的种种压力便已让我治愈不好的口吃再次显露了。这一次有些过于明显——我死都没法发出“语法”两个字的音。当然在多年与口舌的斗争中我早已学会了如用声门塞音代替/y/母、用各种容易开始发声的语气词顺承连接……之类的小伎俩——但毕竟过于突兀。于是我就艰难地撑过了一个小时。最终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我难堪地滚回班吃我的午饭。“完成今年任务的五分之一。”“除了南外要求的活动次数，我一个字都不会再多说了。”那时的我曾这样想。

是什么把我拉了回去呢？我想，还是我终究不肯服输的倔强吧。抱歉，年终总结在此刻不得不脱离 2023 乃至 2022，进入更久远的过去了。儿时我还尚未显露出那样强烈的不甘。从小因为这样的事情被笑话得太多了，我从不真的回应什么。治疗又无法解决，于是我就清楚大概是性格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了。但没有谁有权利动摇我的性格——即便我自己也没有。因而我就怀着强烈且不知为何的愧疚感（写到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继续永不改正，顶多随着心态的随波逐流尝试着勤加练习，去尽力避免它在重要场合干扰我。当然在仙外和南外初中的五年被逼着做了数不清的演讲，也对我帮助甚大。

因此现在我即便还是觉得对不起自己，却也只是想着“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健壮使我坚强”，而非固执地说每一双眼睛里都坐着一颗冰冷的灵魂。

其二是十分抽象的运动会与超度会。清晨出钟离 cos 来到奥体，表演了完全社死的开幕式，甚至贯虹掉到了地上。上午我就换了衣服，然后和朋友们打了一整天 UNO。下午一起去某桌游馆进行“省略号超度会”。打麻将、UNO 与唱歌。最后很快变成了“吃着火锅唱着歌”——曾蜗居在杭州酒店里熬夜看《让子弹飞》的我们“中老年语言学家”们一定会这么说。烤串很好吃，海底捞的火锅外卖迟了一个多小时导致河虾和鹿和针织帽都要走了但也很好吃。我“英勇”地用湿抹布盖灭了火，侥幸没有超度我们要超度的主角。最后我、蚂蚱和零唱着我现在敲着键盘时正刚好循环到的《亲爱的旅人啊》。我们就“啦啦啦”，省略号后来就飞去大陆的彼端。

我又控制不住地想我还要在接下来的一年多一次又一次经历这样的分别。我还要……在接下来的一生，每一次见每个人每一面，就永远无从得知那会不会就是最后一面。刚才我

对那位老师说再见，我们真的还会再见吗？那会是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吗？刚才那位同学和我吃着烤肉，我们还有机会再吃一次吗？刚才那位亲戚祝我一路顺风，下一次回老家时见到的竟已是正静静蒸发着的一小杯凉酒了吗？最让我控制不住悲伤的是以上的场景我已真的经历过，不知多少次。有的人不知道会不会再见面，就真的无法再见面了。

而当我即将奔向我的终点，也不会有人知道，那居然就是见到我的最后一面。而后，远方的人拍手称快，近处的人……至少会难过一瞬的罢。于是为了不让我也想一直紧贴的人这样难过，我觉得还是不要向致密的黑墙走直线为好。即便这个时代像河流一样逼我裁弯取直，逼我生长出一个个牛轭湖而后渐渐干涸。我终究不会这样走。

当然即便我不这样走，近处的人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远去，也会有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某一天出现，因而还是会有一次又一次离别——更可能是一场吵架或一阵冷漠后清醒而主动的道别。我无法接受不告而别的。但告了我也只会更绝望，即便吵完架最开始的几个月我大概会觉得特别大快人心。可笑而幼稚的报复之乐，应当摒弃。所以，说了这么多……想来我只是不像看着我爱的人远去。

说到这里我发现所谓的“符号”可能也不止与学校有关。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在学校里就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触读它。

十一月，又被迫继续上个月关于“离别”的话题。

静安路火锅店，与 iGem 队友们再去。飞巴黎，浦东到戴高乐。又是入境。塞纳河畔、铁塔、卢浮宫与圣母院。地铁。轰隆隆的四岁的回忆。一整座巴黎城在那一年——2013，仿佛就是我生长的故乡。大火。2021 年的那一场。燃烧的尖顶。魔幻的水龙。罢工。好多年，好多次。自“五月风暴”起各种各样意识形态各种各样阵线的，数不胜数。体育宫。法剧莫里哀。你将要落坠，你将要落坠，你将要落坠……法扎德扎大串烧。答辩。精彩的转移话题。未能投入使用的硬件。银奖。十四个小时的回程飞机。甯稀的痛苦蚂蚱。看着《唐璜》休息的猫老师。半梦半醒间写了又删的我。“最终我只剩下了三句话：

“谢谢……

“再见……

“对不起。”

我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三句话我最后的排序，而此刻我就写在这里。这就是纠结了一整趟飞机后最后的排序。前述的高度意识流的旅程已终于让我下定了决心。我说谢谢因为我应当谢谢，一个有道德的人理应如此。我说再见是因为不得不再见，一个对我自我状态有清醒认知的人不得不如此。我说对不起是因为……我真的对不起。

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

一个在《尤利西斯》中沉醉五个日夜而后流着泪向好友哭诉着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的人会如此。一个哪怕再看一眼曾经痴痴傻笑的聊天记录都会呆坐在地下室暴躁地揉着眼睛的人会如此。一个看着静静荡漾着的日晖却不敢宣泄吐露水波中隐匿之物的人会如此。

蜜蜂后来指出，明明是我的朋友都太好了，让我产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就理应这样好的错觉。我那时不敢与她对视，怕我眼眶中的晶莹隐隐被察觉。我更觉得问题出在我何德何能拥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了——至少部分如此。这样想来，我或许在更早的、我不自知的某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不起愿意接近我的每一个人了。

所以对不对得起的事就另说罢，反正我不敢当面承认这些。为了不承认我宁可极限赶稿两个大夜致以蚂蚱九千余字的生日信。我只知道，既然是我主动接近的人，那我就只能承担真正互相认识的代价。从去年的六月，到今年的四月，再到今年的十一月，一切都不想如此，也只能如此。

我又想到我快要脱产了。“区位优势”逼着我在江宁享受独有的寂静。  
我从此不敢看向谁，以明媚的躲闪，以微晕的灿烂。

十二月，我又一次走到一个年末。

在之前为了主题的连贯，不得不把好多事略去不写：比如七月的小说《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十月的小说《厄尔尼诺》、十二月的小说《我们的世界，有且仅有……》，当然都只是万字左右的中短篇。比如十八篇《抒情随感》，形式从杂乱的夹叙夹议逐渐趋向于梦幻一般的意识流，于通篇伤感至极的氛围中却又让人看出隐隐决绝的希望。比如我的诗歌、我的各种文体的古文、我的译配、我的零零碎碎的杂谈。其中不乏如“儿时渔歌，既唱而近天晚；童年迷梦，至暮而知将残”“抚七弦之瑶琴，难遇子期之驻；染三分之朱墨，无解入木之哀”这一类近乎决绝的抒情，却也更不乏如“享功受挫而有志，斗转星移而无改，年复一年”这一类暗写明刻的志向。当然我更愿意多写一些的，还是“此去应召长风起，云帆斩浪破青天”与“愿彼时，宇宙一诗篇，为君谱”的祝愿，还是关于“流萤远飞”与“孤灯长明”的坚守，还是“于语义的盲点、构词的软肋、语音的罅隙，我插进一朵带血的玫瑰”的所谓“系舟于不系”的志向，还是“梦想如白绫般赐我以日落，可我在文字间长存”的最美好的期愿。时至今日，我依然时时见到那朵“浓郁得纯粹的黑玫瑰，扼紧怅惘的话题”，可我依然任它穿刺、任它评说，只是表我之一言。

以上尚且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有的由于纯是情感而没有什么出彩的意义甚至什么都不能算。但还有一些没有写的，是有关逻辑与理性的那一些。我编写了数不胜数的语奥题，合作或是独立，但都尽力在贯彻同一个原则：把同一个逻辑原则运用到极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能透露它们都是什么、会在哪里出现，甚至我都不能说它们有多少。但我可以说的是，我为我一切设计中精巧的打磨而自豪，我为我编出的每一道题目而自豪。我知道大概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被坠落”，也会“被糖果海淹没”，但我还是会如珍视鳞羽般细数那些光芒。就像冉阿让和沙威都早已不再是一开始的他们了，但他们还是在说：“I swear to you, I will be there!”

还有什么样的杂事呢？有我灵光一现时用递推法花了两百行写出来的求 $x$ 的 $n$ 次幂之和和通项公式的算法，它虽复杂却也精巧得比我潜心设计的语奥题更胜许多。有我文明6、戴森球、双人成行和巴别塔三四十个小时的探索与经营，它们终究不会被“一水北一水南”的离别所“剽掠其间”。有我在玄武湖边所行走的一圈又一圈，它们或许起不到多大的健身作用却一定支撑住了我的精神状态而不致一跃湖中。有我在更加美好的人际关系中所“构建出长夜正浓时的某一个虚幻的黎明”，他们纵使并不会像七月的某一个深夜我在绝望中所幻想的那样如神明般拯救我，却也真的如天籁与智慧的神灵——我竟真的听到不知是哪位至亲好友的“神谕”，说我“正处在厄运的刀口上”，而后我才真的懂的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而非光鲜亮丽的那一条。还有更多更多的事，终究没有时间再去细细咀嚼了。不过我并不感到可惜——我们的江河必然云涌，此心又岂在一瞬的烟波激荡。

于是我再一次想到三月所改的那条签名：“拨开世间烟柳浓雾，以脊梁作天舟龙骨”。此刻我不正是在划着于回忆间倒行之舟，奋楫向柳雾外潜浪之海吗。当我走出了虚幻的安定，真正奔向属于我的彼岸，谁还配阻挡射来的光呢。于是惊喜地收到了蜜蜂的新年贺卡：“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尚在discord上与天南海北的别国队员们讨论着杂七杂八的问题，我的相机中还长存着与Tam神与冠兄的合照。这样看来，纵使再险恶的暴风，难道就有权遮蔽独配于我的一切，僭位而称命运的王吗。

私情之上，我或许还在反复吞咽“Jammy is over and Jammy is gone”“你如何写爱情？我从来，都没和她，见过面”的苦涩辛辣；公义之外，我或许也会面对可耻却有效的既得利益、沉闷却稳定的现有秩序而短暂沉默。但我想，我还是要再多学学汉密尔顿那样的热

情，如安灼拉般做坍塌的街垒上仍存的夕阳，像 Evan Hanson 一样一次又一次从无人听见的无声呼喊中走出，唱茜茜公主毫不犹豫的“我只属于我自己”。

一颗真正敏感的灵魂，独行于放肆的欢悲之间，实在会时常不知该如何存在。我静静看着它时而说“航行太空，心太空”，时而哭“认定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时而叹“人群是多么像羊群”，时而怨“爱是双向的奔赴人生却从岔路逃开”。我不对它说话。我知道它一直承受了太多为了活下去而理应不要察觉的铁砧于顶，想要磨平那些犹疑地探向人间的触角却又终不甘心。我知道它自视甚高，总以为谁都无法拥有它的不凡，却又傻傻坚信会有人充分理解它的感受、与它相伴，即便十六年多的回忆已尽数对它倾诉说根本不可能如此。我知道它想要自由地活着、心安地活着，即便只是这一期愿便已如同日夜烧灼的火刑。我知道它爱我。我知道我爱它。

于是我愿陪它一起行走于这样的世界。从同步轨道依稀可见的战火、在盖革计数器上嘀嘀作响的警鸣、于下行经济里再也不见的烟火气……它们存在于这样的世界。然而，毕竟还有“挥洒纸墨书写世界”的那些人、“用点亮微光的爱照亮世界的悲惨”的那些人、“于白夜里挥剑向高天之外”的那些人……他们更存在于这样的世界。一切都告诉我，我理应相信人的力量，我也必须相信人的力量。或许不会有人与这样一个敏感自负的人去“众志成城”、与这样一个时常还是会虚度光阴的人“同仇敌忾”，可我还是固执地坚信我也可以显出其中之万一的星辉。“热情并没变，哪管它沧桑变化”。

我在十六岁生日随笔中或许过早地发愿了要把一切都“纳于心中，显于行下”，我现在意识到尽管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但我至少得先知道什么是理论。于是我就开始读书，读得大概比初中三年的总和还多。除去文学作品不谈，主要读的大概是三类：如《国史大纲》《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如《现代性》《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如《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知觉的世界》。我慢慢比之前更深入地理解了这个社会如何存在、因何而存在、为了什么而存在、应该怎样存在。我更理解了人如何存在、因何而存在、为了什么而存在、应该怎样存在。于是，我想，当我再多理解一些，再多分析一些，我或许就真的能让三观真正自洽，就真的能活得比现在明白通透些，以最正确的方式回到曾说的“显于行下”。当那一刻——我将从现在起一直期待着——我“纳于心中”的又已是怎样的宝藏。

跨年晚会上，篝火久违地升起来了。事实上自我到南外的五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此刻我慢慢明白，围着篝火跳兔子舞的我，明明就比于忧愤之中一气呵成六七千字长篇大论的我，更接近那个天真的原初的我的本来面目罢；“偷渡”进南部新城看教职工年会，而后与 kxw、河虾和针织帽一起玩校园捉迷藏的我，明明就比窝在房间写着各种材料久久闭门不出的我，更接近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罢。好在这两者并不真的矛盾啊。初三毕业典礼上自卑到不敢与最好的朋友合照的我，此刻难道不是大大方方地如愿了吗。我对蜜蜂说：“请永远别忘了我们为何而存在。你的梦还是红热的吗？既然如此，那你的心脏也一定还在跳动着罢。”我对蚂蚱说：“若你质疑自己的理想，请坚信未来的你会有现在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啊。”于是我明白我们都终究有那样一个埋藏于心底的“本来面目”。我们该寻回它吗？我们该寻回它罢。

每一位同寻者，我此生又怎敢遗忘呢。

我并不觉得每篇年终总结都必须要有有一个漂亮的结尾。比起去年，我真的已经成长了太多太多，从笔力上，从智慧上，从坚毅上，我已不再将敏感与忧伤与脆弱等价。当然我还是忧伤还是脆弱，但我不会再惧怕再自卑做这样的人。恰恰相反，我为我热爱的一切而永恒地自豪。因此，我实在觉得我个人的 2023 要比去年美好了太多。我现在微笑着致意去年未赶稿年终总结的我：我过得很好。既然如此，功罪善恶又岂在一段之文采呢。

去年的这一段我说我“还是有很多困惑悬而未解却已心怀凡世，不再沉默亦不再信口胡言，不再怨天尤人亦不再麻醉自我”。今年的这一段我敢说我还是这样的人。去年的这一段我把成长先归功于友情，最后又重归于自身。今年的这一段我自然要再次郑重感谢我最珍视的那些朋友们。对我来说，友情从来都不只是同好或同恶之交，而是使人的人格真正完满的最难得的那一部分东西。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真正好的友情就像是  $p-p\sigma$  键了——此刻，于平行的永晦，我们落着泪将人生与志向的轨道交叉。那样晶莹的友情，我怎么能不视若永远的珍宝呢。

当然最终把珍宝化作生命财富的还是我自己。但我至少活得没有之前那样累了。不要时时刻刻咀嚼死灰般的心绪，试着去生活，去感受美好，我对自己这样说。于是那些美好，无一不被收入囊中。

这一年，时间又留下了怎样的烙印呢？我想，也不过就是三次旅行的无数照片、与人交往的逐渐深化、思想情感的编织成系罢了。我居然在前文就已经完美地写完了这些我在去年此时还无比迷茫的问题之解。于其中，美好的太多太多，让我不停地写啊写，又怎么可能不铭记；于其中，所谓的失落悲伤，我想凭借着如此的坚韧与期愿便没有什么不可以超越，终将被温暖与温情包裹而只剩推动我继续做我自己的无穷力量。我终于把 APLO、IOLC、IOL 煊赫一时的不凡只视作我的“跬步”，而真正长远的志向才是那个必然可达的“千里”——于此路上既无绝望之喧扰，我想我必将渐行渐远罢。到那时，回首再看。难道不必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我还是一个复杂的人，不太可能简单地记述，更不能简单的回答所谓“我成长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但客观分析，我一定还有十一月部分所写的软弱怯懦，我永远也不可能真的完美。因而从前文也可以看出，我不可能再唯求做“完美”的自己了。我只愿有一个“体系”，而后就从那一刻开始再次出发。这样看来，我或许可以回答说，我成长为了一个天地间永恒的旅者罢了。或许有人以为我会接着说：“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可我要说的却是：旅途两侧有星光与战火，有鲜花与血污，它们哪个不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呢。我想写到这里，也已经完全写清楚了，关于我到底还有没有在坚持自己的热爱。

“你好，2022 年末的我自己。那时的你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记得确实是并不敢确定会有满意的答案的呢。好在我做的还算好，最终的回答都不算翻车。那时的你说，好想要今后的路，和所爱的人一直一直走下去。走到今天，我要告诉你，与你一起走的人自然是只多不少呢。那时的你经历了好多好多的痛苦与悲伤啊。看到现在的我，希望你会感到欣慰罢。”

“你好，2024 年末的我自己。我不问你申请情况之类的，那个过于世俗了。我只想问你：2024 这一年里，你所感受到的寒冷与温暖，对你都有意义吗？你从中学到了什么？你会一以贯之地借助它们来让自己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成体系，让自己的目标变得更近吗？你还是在努力让世界变得像你一样美好吗？你本人又比现在的我更美好吗？你还是在坚持自己的热爱，一步一步地走向它吗？以及，也别忘了对一年前的现在的我说些什么啊。现在，我就要结束年终总结，而后把接力棒递给新的一年里的你了。请你一定一定，要把它接着传递下去啊。”

以此为念。

紫顶鹤  
2023 年末  
于南京